

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目錄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王道第六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盟會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服制像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度制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智第三十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五行順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

周禮

大司樂賈疏云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南

宋館閣書目云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絛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史記索隱及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說同程大昌書秘書省繁露後云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觀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與案諸家所推名書之意皆近傅會程氏至比於連珠自仿其體記錄雜事爲演繁露失之尤遠漢書董仲舒傳云權輿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是蕃露只一篇名漢藝文志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卽藝文志之十六篇並在此書外而無春秋繁露名至隋唐志著錄始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後人雜採董書綴緝成卷以篇名總全書耳御覽六百二十九百三十並引西京雜記言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則知由來久矣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楚莊王第一

樓郁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爲潘氏附著無疑與案此取篇首字爲名

獨異他篇疑本名繁露後人以避總書改今篇名玉海載入十二篇目云始楚莊王終天道施則王深甯所見本亦如此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

云礪皦皦轉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案本書並

公羊說而順命及深察名號篇有穀梁語本篇晉伐靈王殺齊慶

封而直稱楚子何也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子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

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

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討也案直稱楚子傳無文本書

之於傳闕發爲多亦有推補之者如此及非逢丑父之類是也有

弗忍書日外不用

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

宣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

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

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以經輔治以權濟變使人心不迷

子反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莊王以賢君討重罪嫌於

封同罪故不嫌也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常于眾人之所善見其惡

焉於眾人之所忽見其美焉隱七年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

嫌同辭蓋不嫌者可同嫌者則纖微不相假借在禮女君嫌於舅

姑爲婦故于妾無服而妾爲女君期妾不嫌而女君嫌也燕不以

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大夫不嫌而公卿嫌也尸不以子而以

孫孫不嫌而子嫌皆此例也故曰春秋原於禮○嫌得者王道焜

本注云宋本作德虛文是故齊桓不子專地而封晉文不子致

昭云嚴通得德古多通用

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

也倍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

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弗

當作不與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 盧云殆近也此即指上

上一律 封致王專討尊王之大義也三者不得衰則其他諸侯之得衰者

可知其比矣 ○此官本作貶云他本作此凌本同殆下引原注云

凱凌劉顯柱恐是不待俞越云餒編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

諸侯之得殆非所以為衰而適所以為貶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

與案春秋以比成文豈能 **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 楚莊之賢

概以衰為貶今從盧校 則楚靈之不子可知雖 **春秋之辭多所况** 詞多以况譬而

稱子以討罪人不嫌矣 **是文約** 見所謂比例

**而法明也** 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

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三者以春秋而罪三者亦以

**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

**春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

諸侯專封也。盧云：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慶封上各本脫於字，今依盧校補。曰：春秋之用辭已明。

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莊存與云：轍、瑞、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

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輿謂春秋用辭有簡有復，大美大惡之所昭，愚夫婦之所與知者，則一明而不贅，所謂壹譏而已者也。嫌於善而事或鄰於枉，嫌於惡而心不詭於良，則必推其隱曲，往復聯貫，或變文以起其別義，或同辭以致其湛思。故孔子曰：書之重辭，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覲、鄆、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

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

昭四年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故稱楚子以伯討。

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春秋明是非之書也。記行事以加王心，凡以禁奸而勸善而已。

雖以楚靈無道，諸侯外討，不以貨慶封。當死之罪，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

言春秋之意如此。此類卽大義使亂國之臣。亂主之國雖不篡殺。

○主失其尊，故云貶。傳所云脅君也。

亂國之臣亂主之國雖不篡殺。

○凌曙云：轍、瑞當作弑案。弑殺一字兩讀。殺君作弑，由後改。

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之宜死不待著也傳特著慶封脅君亂國之罪見後世臣子有似此者不待其有篡弑之迹皆爲聖法所必誅以慶封爲例云爾漢書翟方進傳陳慶自設不坐之比顏注比例也論衡程材篇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閻蔽也案比卽律之所由生歷代刑律故多根柢於春秋○句末其字也字疑衍

春秋曰

不

提

行

晉

伐

鮮

虞

奚

惡

乎

晉

而

同

夷

狄

也

鮮

虞

何

注

晉

不

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案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據此知公羊義同賈服注春秋左氏傳亦引穀梁爲說是古今文說無異義也命云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二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爲三等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於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夫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



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  
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  
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  
兩節之當刪於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  
與案此書隨文綴緝其節次不可深考今於前人曰春秋尊禮而  
校定確見爲誤者間爲多正一二餘悉仍其舊云曰春秋尊禮而  
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信國家之於地人之於身可謂尊重矣而  
曰自古有死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  
無信不立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  
而虧其地襄三十年傳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  
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傳曹子手  
劍而從之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  
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案疑禮  
疑信謂止於信禮雖死身失地而不遷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  
傳疑定也荀子解蔽篇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  
所疑止之疑止卽止疑疑亦止也儀禮公食大夫禮賓立於階西  
疑立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又見士昏禮鄉飲酒注疑古亦通作  
疑詩止疑齊作止疑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

作疑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黃帝篇作疑韻會疑  
或作疑又引大雅靡所止疑注音屹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是  
疑疑屹同義此古訓之僅存者○疑禮明天啟孫鑛評本現綴構  
作恐不禮注云一作疑禮俞云下句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  
也禮記雜記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疑與恐同義此文上  
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案俞說非今從盧校

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

三字疑有誤脫或衍文

禮無不答施無不

報天之數也

數猶道也呂覽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本書數字多如此用玉杯篇與天數相終始謂與

天道相終始也弗繫人數而已謂弗繫人道也本篇得大數而治

失大數而亂大數猶言大道也此例甚多哀七年左傳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天之數也潛夫論班祿篇引作天之道又其證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

也女汝同孔廣森云夙報讖出鮮虞姬姓國見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

之子雖失其實然禮以不答有恐畏我與又同書內多如此

爲周分子無疑何

其不夷狄也

春秋論夷狄不以地限故曰中國亦新夷狄詳見竹林篇

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

亡而齊侯安之

殆亡言幾於亡。官本云安他本誤公

於彼無親尙來憂我

彼我汝我皆春

秋設詞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

俞云與當作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

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

念彼毛詩作念昔不昧作不寐此今文字

異阮元三家詩補遺及陳喬樞並以董爲齊詩公羊本齊學也毛傳先人文武也禮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明發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案上以同姓爲言而引此詩是董亦以先人爲文武以晉與鮮虞同出姬姓也知古今文說同

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

厭同壓。盧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

其同姓我心望焉

望猶恨故言之不好

謂不子襄稱楚辭余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二字所

本謂之晉而已婉辭也

衛伐凡伯晉敗王師直書爲戎此第去爵號以彼例此猶是婉辭春秋嚴於亂臣賊

子之防纖芥必貶至於事關君父則辭多隱諱對於鄰敵亦義取包容原賢者之心避難言之隱皆不失忠厚之旨董子之言春秋

春秋繁露義證卷一

五

也曰正辭曰婉辭曰溫辭曰微詞曰詭詞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可以觀其通矣○凌本婉上有是字

問者曰○凌本不提行天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昭二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傳其言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年公

如晉至河公有疾傳何言乎公有疾乃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

復殺恥也何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盧云大典本於志作何懼已矣二

作於志凌本同案此當是引大學無惡於志語無何異文憂原當作惡何惡正承上不恥憂篆書作惠與惡相近後人改何憂遂並

改於志作何懼以合論語耳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

文而甚於昭文之失由於厥政專任行父案僖三十年傳公子遂

於僖也後漢樂恢傳政在大夫孔子所疾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

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

之心夷亂端由來者漸不知懼惕遂至無救漢書賈田灌韓傳贊陵

夷以憂死顏注陵夷即陵遲漸卑替也案說文麥麥律也是

本字作表淮南秦族訓山以陵遲故能高  
言由平易積漸至高也盧云懼讀爲瞿

本計作詐犯大禮而取同姓襄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何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哀

從趙改十二年孟子卒傳其稱孟接不義而重自輕也輕討季氏已取輕矣復犯大禮是重

子何諱娶內姓蓋吳女也

輕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

位而大國莫之正凌云謂齊晉不能救正出走八年凌云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二年薨

於乾侯死乃得歸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身亡子危定元年傳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曷爲未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無取辱之

道而至於困則命也所恥者有致窮之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

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孔子學主經世故有輔治

之用仲舒推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及哀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災竝以爲不用孔子之應法言寡見篇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

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又五百篇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疆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至德孰能用之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所以窮也

右無禮故曰治簡左無賢故曰無救夫

得賢猶足補失禮之譽爲治者可知所務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

隱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見桓二年傳隱元年

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與董子同顏安樂以爲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  
之世案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終襄三十一年才十歲耳所見短  
而所聞長宜從董說孔廣森謂所見世宜以襄爲限所聞世以成  
宣文僖四廟爲限殆不然董子言三世不用亂世升平太平之  
說疑貳彫翻據蠅離醜歟疑辭辨石林職蠅領辭文所  
要以漸進爲主所謂撥亂世反之正也○文宣盧本倒作宣文所

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

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本書奉本篇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案

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故曰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

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

此亦春秋緣禮而起者凌云漢書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

也昭二十五年傳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定元年傳定

也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注

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太史公匈奴傳贊孔氏著春秋隱  
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  
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曰痛其禍也文十八年子卒傳子卒者孰謂謂

春秋繁露卷一 七

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凌云弑當作弑  
子般殺

而書乙未殺其恩也

莊三十二年十月乙未子般卒隱元年何注

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又桓二年注所見之世臣子

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

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

日子般卒日是也又見哀十四年注盧云左傳作已未二傳作乙

未 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差世之遠近爲恩隆殺此屈遠而

經屈天地而伸義鞠屈伸之旨大矣精華篇云春秋傷痛而敦重

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此亦詳略之

也 吾以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無以作見今從天啟本

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

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有與又同陽陰謂尊

君臣荀子儒效篇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後漢馮衍傳注白黑猶

賢愚也司馬遷傳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即董生說韓愈百物皆有

行難篇陸先生之賢聞于天下是而非非語意本此

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合偶仇匹謂遠近親疏貴賤重輕

也本書威德所生篇云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

基義篇云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有

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必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

德論鳴聲相應仇匹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

同偶合仇匹四字義並近○天啟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仇匹毛詩作羣匹案羣匹又見禮三年問羣亦仇也古今

文異耳說文羣輩也義並相近盧云王伯厚詩考未載

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

春秋以立義為宗在學者

善推耳故孔子曰其義竊取然而筆削之意可窺識者落落大端

而已以俟讀者之博達焉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

而己至於經世之大法則未之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得一端而博

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得一端而博

得一端而博

達之漢書杜鄴傳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觀其是非可以得

其正法法曰正法辭曰正辭凡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辭愈婉

深君弑而曰薨夫人奔而曰孫與替狩而曰齊人定公受國季氏

後書卽位而不敢名其脅昭公娶同姓避姬稱而不忍著其惡皆

其類也塞怨猶幽怨俞云溫當讀爲蘊古字通蘊辭謂蘊蓄之詞

卽上所謂微其詞者孫詒讓云鬼谷子權篇憂者閉塞而不泄者

也卽此塞怨之義與案是故於外道而不顯大惡書而於內諱而

溫辭自合不必改字抑多婉詞於內諱而

不隱微其辭而已不隱其事是故君道失則不書卽位不書王不

書大閔曰大蒐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其失禮

曰初稅畝曰作邱甲曰用田賦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箴其失

政曰築鄆曰新延廐曰新作南門病民則書之曰大水曰螟曰於

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閔元年傳

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孔廣森云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

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全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

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譬符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盧云以爲親者諱爲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爲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與案天啟本不脫

義不訕上

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

逾謹矣

孔子曰畏大人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哀十四年何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

制作之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喪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漢書藝文志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又云春秋所褒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逾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天啟本注云一作愈

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錢塘云錢穀稱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

春秋繁露義證卷一

九

次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撮拾綴緝所致與案董書散亡今本洵爲後人撮拾是否以此開章不可臆定錢疑此篇本名繁露是而

說名篇意則鑿

春秋之道

○天啟本不提行

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

正方員

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

修當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

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五音宮商

角徵

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

○知讀智官本云覽他本作覺然則先王

之遺道

凌云遺留之道

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

義本孟子

故聖者法天賢者法

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

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

所聞謂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師說蓋古道之遺也荀子大略篇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語其嚴如此董子對冊云期後稱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入不悖所  
問之目其有偶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譏而假託大師以  
自尊異者亦多也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  
已然仍時傳師說以自固楊雄法言寡見篇譏之曰饒饒之學各  
習其師班固亦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爲學者之大患  
西漢末造稍稍說雜矣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法私相  
容隱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徐防以爲深慮上疏切言謂宜  
改薄從忠可想見風尚推移之漸矣本書俞序篇所引師說有子  
夏閔子公肩子曾子子石世子子池之倫公羊疏謂胡母生以公  
羊經傳傳授董氏親餉然考漢書儒林傳胡母生治公羊春秋  
爲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是仲舒但與胡母同業非師  
弟徐說誤也而今書中又無**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稱胡母生之文知殘佚多矣**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韓詩外傳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  
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聖  
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  
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  
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

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宣十五年**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年傳上篇大同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案董子言治重法古其對冊亦云春秋變古則譏之漢世儒者多循其說貢禹疏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禹董子再傳弟子也孟子言法先王荀子言法後王荀子生周末又其時老莊盛行高語皇古故以文武為後王儒效等篇亦有稱先王者董子承秦後故不言法後王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春秋尊文王之法則仍法周與荀同制此相傳舊說也武帝冊仲舒云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謂殊徽號異制度也白虎通封禪篇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風俗通山澤篇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並以改制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惟春秋緯云作春秋以改亂制松詳辭自是遂有以改制屬孔子春秋者然云改亂制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制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云爾覲問者曰本書三代改制篇明以春秋為一代變周之

制則何也曰此蓋漢初師說所云正黑統存二王云云皆王者即位改制應天之事託春秋以諷時主也對冊云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意在文帝時卽以改正朔易服色制至於服色禮樂並安苟簡賈誼在文帝時卽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爲言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文帝未皇更定其後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且以是諷諫焉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寬傳迄武帝太初元年始採諸人說正厯以正月爲歲首色尙黃數用五董子此書作於太初前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勣說故余以爲董子若生於太初後或不斷斷於是歐陽修譏其惑於改正朔殆未深究其時也後人因此動言改制則愈謬矣隱元年何注云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是也而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變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著於竹帛遂爲誕說所祖以文不見公羊誣及董子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者卽孔子謬不足辨疑及董子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者卽孔子猶問也故古語以問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問介文選長笛賦問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問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謙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間然之間玉杯篇此所問也卽此介

字之義與案潛夫論明闇篇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  
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亦以介爲間

自僻者得此

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

古下八字爲一句謂自僻者借王者改制爲詞

言古者苟可以循用先王之道何莫並制度而因之言道亦可變也殆其時博士習春秋雜說者有此議耶王安石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于其

間亦湘道與制而一之與此語意正同

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

信邪言甚可患也

後世猶有假其辭以致亂者

答之曰人有聞

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

大射儀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鄭云

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名而不知其實者也

聞名而不知實貿然行之其極足以亡天下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

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

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

修當作循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



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  
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又白虎通號篇王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  
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  
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  
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  
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  
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見於前也又云春秋傳曰王者  
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隱元年何注王者受命必  
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  
之於人孔叢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  
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  
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以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通典五十五  
引元命包云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也與案正朔  
服色數者爲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二以新民耳目若議  
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晉書輿服志高堂隆奏言改  
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深得其旨

受

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

儀猶表也謂表君之志

事

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俞云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

有間之論衡謹告篇勿作物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已于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與案俞讀是而改字非也周語更姓改物章注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物卽正朔服色之謂下文物改而天授顯承則不顯不明此物字言之此言不改物而率與所代之國同也

非天志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

天志而明自顯也

禮記正義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尙書湯改

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案鄭義與董同

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盡如故亦何改哉

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禮大傳云不可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

董子復推廣於政教習俗文義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文義謂文字訓故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

易道之實

鹽鐵論尊道篇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

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韓詩外傳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案白虎通爵篇亦作王者有改道之文疑本作改制後人沿下文而誤改之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對冊云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案以循堯道爲無爲亦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教篇舜之承堯無爲易也○官本文家說白虎通三教問者曰物改而

天授顯矣

○盧云授別本作受今從何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本與案天啟本作授凌本同

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

仁義禮樂不在改制之中武帝冊改制作樂亦是分言孔

子告顏淵夏時周冕殷輅改制之事韶舞作樂之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盧

舊本作授說與案天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

於終所以見天功也更作樂於終明其初尚相沿也對冊云王者

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漢書禮樂志王者

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

功德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

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

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

昭二十五年何注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

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

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緣

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白虎通大同緣

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元命包云然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

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

典疑彼

文誤

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

樂記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者心之動毛詩周頌譜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周公

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

末質文皆以具矣

虎通禮樂篇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

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言制樂象陽也禮法陰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

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沈欽韓云此與大司

樂注義略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與案白虎通禮樂篇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漢書禮樂志舜作招招繼堯也繼亦紹義此作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  
漢書禮樂志昭爲異文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  
夏大承三帝也白虎通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  
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

盧云救之疑當作救已與案御覽引

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作之文義自順禮樂志濩言救民也白虎通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護濩

同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者伐也

春秋今文家以文王爲受命王

故以征伐作樂並歸之大戴禮少問篇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尙書大傳文王六年伐崇稱王春秋

元命苞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後漢伏湛上疏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荀子儒效篇武王誅紂合天下立聲

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是荀子以武象並爲武王作案本書

三代改制篇亦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是董直以武爲文王

樂名與荀異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未嘗言文王有樂周頌序維清奏象

舞也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云文王時有擊刺

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

象節南籥者杜注皆文王之樂大武武王樂服虔云象文王之樂

象舞也史記注引賈逵說同劉敞云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節者

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據服虔注則古文

家亦以爲文王時有樂但不以武爲文王樂名

四者天下同樂

之一也

○官本云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

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隱五年何注王者治定制

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于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蕭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似本此文而更及

堯凌云自王者不虛作樂至此亦見元命包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

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

凌云史記功與名偕正義名謂

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官本云四樂他本作四代

吾見其效矣詩

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

文王伐崇漢儒推爲

周時征伐之始本書兩引其詩漢嚴助傳淮南王安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凌云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語君子之德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風並是此義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盧云人反本以

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詩人歌

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樂

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斷涉句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

後舞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又云周公曰酌武

王曰象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據此則董以武爲

文王作大武爲武王作禮明堂位冕而舞大武內則舞勺舞象外

酌象並見三代改制篇別無大武名當是以勺象合名大武與白

虎通說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禮樂志高

同也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

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

行武已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

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

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據董此論似以當時更制樂舞全

易始名非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

重本之義



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改正朔易服色在先禮樂制作在後雖不同時而同歸於

紛垂故曰離而復合所爲應天順人之意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尙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與案何氏九科三旨所謂張三世見此篇通三統見三代改制篇異外內見王道篇然董自有六科十指何自言用胡毋生條例或不

必盡同

玉杯第二

玉杯竹林等名並不知所取義崇文總目已疑其附著玉海四十云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又云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王所見本蓋無此三篇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盧云信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幣前尙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

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

官

本云之法他本誤作此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孝經

月素天啟本作者月喪不過三年禮三年問喪服二十五月而畢荀子禮論篇同白虎通喪服篇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

春秋繁露義證

卷一

六

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又云閔公吉祥凡二十二月而禫又禫於禮少六月是鄭以二十五月爲大祥二十七禫與白虎通略同並今文家說也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禫與白虎通略同並今文家說三年之喪可知此云二十五禫據大祥爲斷文二年傳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注文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不見經傳何殆如應劭漢故以二十五月案文欲服喪三十六月不見經傳何殆如應劭漢書注釋漢文帝三十六日釋服爲以日易月之誤不知文帝三十六日釋服自己葬言之未葬之前仍服斬衰故紀云已下謂已葬也文帝自定國制非關法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以爲不敢論制蔡邕言孝文制喪服三十六日是也荀爽對冊言孝文以日易月翟方進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亦忘其既葬二字已啟誤端續漢書禮儀志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以葬卽已葬尙不誤朱子答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日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自世承苟應之誤于是唐元感著論



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禘祭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

此釋傳所云

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父母

之喪終身焉爾矣三年者聖人之中制賢者有以達哀不肖者

及焉從俗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彼墨者乃以三年之喪為敗男女

之交世豈有忍於肌膚之情而能兼愛天下者乎孔叢詰墨篇云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喪服

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

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亦見晏子外篇此墨徒

託為晏言以譏孔者三年喪期由來蓋舊孟子論唐虞事已稱三

年之喪既殯而致事高宗諒闇三年又見於書與子張之問世衰俗

薄始有欲以期斷者禮不下於民或未能舉天下而皆達自孔子

立三年之義其徒循之遂為通制非自孔子始也

禮記檀弓

魯三年而後執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

禮記檀弓

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是此云從俗謂魯舊俗

禮記檀弓

今全無悼遠之

禮記檀弓

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

以喪取也

故下八字疑有誤當云故雖出三年逆婦程子遺書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

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爲婦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其意言雖至四年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  
文二年傳納幣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不圖婚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

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

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于此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

緣春秋論禮深得其本太史公述董語云春秋

者禮義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

之大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

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此釋傳語何注非虛加責之案有其志然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

後子之則無其志而遂責之義自顯見言文所以著質苟無質文于何附中庸曰

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不誠無物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白虎通

三正篇事莫不先有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

爾之名二者失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如不得已有質而無文偏於質孔子

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周未諸子如老雖弗子能

禮尙少善之介冬又來何注云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葛盧來是也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未見公

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有文無

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盧云桓五年冬州公如

傳曰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

爲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云承周文而反之質王道篇

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云救文以質此董說春秋旨案春秋法文

周監郁郁何以後文適會其時以救敝也如其質敝又合先文秦  
質敝極矣漢起少文之逮其久又有將敝者故董極明春秋序道  
以正之右故曰○官本云他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  
左猶先後故曰本服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

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

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釋名出推也推而前也是漢世有此

後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旨矣惟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旨

非禮也漢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拜跪

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

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賈誼疏然而曰禮云

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晉書禮志盧欽等議皇太子喪服云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

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是故孔子立新

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語意正與此同是故孔子立新

王之道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

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云爲後王立  
義爾義者道之宗也孟子固曰春秋天子之事其言治亂循環直  
以孔子與堯舜周公並論公羊亦曰以此爲王者之事也韓愈又  
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釀軒董說蓋遠有所承史公尊孔子立  
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淮南汜論訓云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又  
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說苑君道篇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  
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  
知周道亡也論衡對作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末  
之善貶纖芥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事決于道備所以檢桎靡薄  
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  
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春秋不作又超奇篇云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  
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觀相指風俗通窮通  
篇云仲尼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法諸子以觀相指風俗通窮通  
子自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謂素王  
以春秋爲一代之治蓋後人尊孔子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  
也太史公引壺遂語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又儒林傳云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得其義  
矣周子云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程子  
云夫子當周之季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于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正與此合夫王迹熄而春秋作周  
道亡於幽厲熄者其迹亡者其道非春秋故於奪王統也明高拱  
春秋正旨言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最合  
現禮雖強而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輒說趙岐注孟子  
亦云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于是有受命之說矣此董子所不言  
也命作春秋與何休論何休又云聖人爲漢制法韓非曰又云  
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韓非曰又云  
氏春秋其上王莽書亦云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論衡佚文篇云孔  
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  
傳在漢也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爲漢制法也蘇  
竟傳云孔邱秘經爲漢赤制公孫述引議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  
赤制而斷十二公稱賾孰多于是春秋爲漢制作之說出矣夫春  
秋立義俟諸後聖後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權者也漢之  
臣子尊春秋爲漢制作猶之爲我朝臣子謂爲我朝制作也  
爾蓋出自尊時之附會支離自此起矣後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  
人不明其旨而附會支離自此起矣後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  
誠以滅僞和疑利之誤誠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孔子用禮樂  
春秋志也明道程子云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從  
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又伊川程子禮序云夫子嘗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案對冊云今漢繼大亂之後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董子宗孔言政學宗旨表記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白虎通三教篇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桓十一年何注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嚴安傳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杜欽對冊云今漢家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治之所務也論衡定賢篇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又齊世篇云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又云夫器業變易性行不易然而有質樸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于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鹽鐵論

鑄幣篇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者扶之傾者定之是以夏忠殷質  
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唐儒學傳啖助云孔子修  
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僇救僇莫如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敝  
且未設教于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  
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  
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  
唐虞之化難行于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  
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尙猾介從宜救亂因時  
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堯舜之  
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  
矣並足發明董義俞云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爲繼周  
之敝故若此也爲有聲轉互  
訓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隨猶從也卽伏從之義  
隨從見三代改制篇

曰緣民臣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以民首臣  
貴民之義

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

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

雖欲得爲君而不可不從  
稱子以順君心故曰隨君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

不忍當其位荀子儒效篇天子者不可以少當也與此當字義同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

傳云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心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也故

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

未踰年不忍卽位與天終

之義踰年不敢曠位與天始之義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通軌軒下儀禮經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又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臨阼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祚爲主南面朝臣

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輿案考  
工記畫繪鄭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惟其隨之是以不得而僭  
此亦足以得禮意矣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屈民以防  
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萬古不敝之法也聖人教  
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諫以糾之設災異以警之賞曰天命刑曰  
天討使之罔敢私也視自民視聽自民聽使之知所畏也崩遷則  
有南郊稱天告諡之文有宗廟觀德之典屈伸之志微矣故曰春  
秋大義禮子天志  
稱正紀而此義有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卽事類以布其法例不

之參之錯之在讀者善會耳司馬遷傳聞之董生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  
討大夫以達

王事而已矣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  
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此董子示後世治春秋之  
法合而通之合全書以會

其通如傳聞所聞所見異辭之類是也緣而求之謂緣此以例彼  
如不與諸侯專封例貶而殺慶封稱楚子知爲侯伯討之類是也  
五其比偶其類此見于經有類可推者也覽其緒屠其贅此不見  
于經餘義待伸者也贅餘也俞云五當爲伍屠當爲杜古字通昭  
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蕢是也凡非經本有之義皆謂之  
贅爲春秋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案俞說誤贅  
者董子之所重也故下云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屠蓋剖析之意  
先師或得之口授或由于例推皆所以明義也西漢治經專重大  
義要以元本禮紀推極微眇貴在不失聖人之意然僻者爲之往  
往傳會而違戾經旨或云屠當爲著亦通。官本云人道他本作  
人以爲不然反詰詞猶言如不以爲然乎何以不在經今夫天子  
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  
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天啟本旁注云安訓  
不案安受猶云樂受  
之天地萬物之事審矣聖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聖人辨之足  
見聖心者視之與正經同而經不遺憾於贅矣但不可貿然無見  
而以臆說之班氏咎后蒼以士禮推于天子漢  
季學者改經傳以附會新說則治經之蠹耳 故能以比貫類以

辨付贄者大得之矣

見於經者求之於此不見於經者明之以辨則春秋之義得矣俞云文九年傳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即位則諸侯踰年即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即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

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于其封內者是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贄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于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

○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可養而不

可改可豫而不可去

禮學記禁于未發之謂豫

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

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

隱十年何

注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

書曰厥辟去厥祗

○盧云大典本厥辟下有不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

官本有不辟二字按云他本無尚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俞云此  
今文尚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鄭注祇病也說文疒部  
痼病也祇與痼通與案此疑緣  
偽古文太甲祇爾厥辟而誤  
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

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  
此節非董子元文董主性待教

而善既云有善善惡惡之性又云不可得革義相違反可疑一善  
善惡惡本為美德乃云可養不可改文不聯屬可疑二將順匡救  
臣子之職而云不能為君親令無惡可疑三書引偽太甲可疑四  
父子相隱人道之常目為至賢可疑五末二語雜入不倫可疑六  
朱子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多非其實謂此類邪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  
文二年作僖公主傳譏不時欲久喪而不能也○各本不提行今別為一節

不以三年  
○官本作例序以不三年云他本無例序二字凌本同  
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

宗廟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高  
亂其羣祖以逆先公  
文二年入月大事於

太廟躋僖公傳譏逆祀也何注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  
公于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案躋僖公仲舒以為小惡見五經異義



引蓋謂逆先後之序非易昭穆也而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

此以爲大惡不合互見五行順逆篇

侯弗予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傳諱與大夫盟也又見文七年傳○天啟本無盟字下命字屬上爲句

命大夫

弗爲使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

是惡惡之徵不

臣之效也

惡惡二字不知何指將以大夫弗使爲惡惡耶于義爲悖

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

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此節亦疑

非董子元文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

性有善質

而未能全善不教則習近于惡故以六藝養其德性簡卽下

所謂不徧舉其詳也○凌本不提行官本云他本以誤作在

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

志美知屬習六藝者言之序其志使無邪慝純其美使不

躁厲明其智使順於陰陽謹于倫類

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

漢儒林傳云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

春秋繁露義證

卷一

五

天道正人倫至治之成法也六學二字本此又見述武紀敘述藝  
文志敎史記滑稽傳引孔子語亦稱六藝蓋掌於官謂之藝傳於  
師謂之學莊子天道篇稱六經亦即此六學白虎通論五經象五  
常無春秋復敘五經又數春秋無樂蓋兩說並存董不云六經而  
云六學蓋不用經名且樂經已亡失也自漢以後六經之名甚盛  
詞賦自魏晉始興六經之名漸微然六經之名亦不廢也  
故六經之名雖微然六經之名亦不廢也  
撮拾仍稱六經復有所謂七經九經十三經者實則詩書禮易春  
秋五學也爾雅詩學三禮禮學二傳及左氏春秋學論語詩  
誦別論語開章言學謂此也陸象山不知遂以爲無頭柄說話不  
知時習者何事矣至樂學廢隊宜亟修明以詩道志故長於質  
符六學之全妹好韻之類云云  
志志不可禮制節故長於文孝經制節謹度滿而不  
僞故曰質  
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  
治人漢書司馬遷傳聞之董生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  
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用董生語而略有不同禮以節人  
數語又引見滑稽傳作孔子語又云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  
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並董生說春  
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並董生說春秋  
旨謂孔子春秋本義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是爲言六經大義之始莊子天下篇云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荀子勸學篇云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又云禮之教文也樂之中也詩書之博  
也春秋之微也儒效篇又云故詩書禮樂之歸在是矣詩言是其  
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  
微也蓋各道所得並在董生以前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  
禮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和  
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  
爲之原法言寡見篇亦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  
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所說大義

亦賅括班志以易統諸經者蓋以漢世災異圖讖皆附  
干易又向歆父子始皆治易故班承七略變其序耳  
能兼得其

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

所謂讀書通大義如戴記保傳篇所云春秋之元詩之闕雖禮之冠婚易之乾

皆慎始敬終云爾又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始闡雖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此皆帝學舉要之例故人主大

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

書以下見賈子新書容經篇新書節作淺○盧云大並音泰

二者異失同

貶新書貶作敗

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

其行有與又同新書作故師傳之道

齊時蚤晚

盧云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

少適疾徐

任堪也斟酌所能

造而勿趨稽而勿苦

造爲趨促稽畱也新書稽作稍

淮南子道應訓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爲之而不促少優游之而不至於苦省其所

爲而成其所湛

敬簡聞小訟不傳不習之類是也成其所湛如保

傳篇所云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觀是也或云成其所湛謂就其性之所近因而成之

新書作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新書成此

之謂聖化吾取之

保傳篇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占

之典傳不闕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大

師之任也是古天子習經之證此所述蓋相傳授經之法新書作此聖人之化也吾取之則董語錢云此節汎論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

與字絕句言春秋之好微以其貴志也貴志已見前論文公喪取案春秋之微

有二旨其一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逢丑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于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指也其一

則事別美惡之細行防纖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遠思反道比貫

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勤孝則罪止是也荀子勸學篇春秋之微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楊倞注微謂儒

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旨正此文微字之意實則皆大義也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徂非親炙傳受未易有

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若微旨則固可推而得之而一以進善絕惡為主非必張皇幽渺索之隱怪也本書微字屢見反覆求之不越二類若夫三科九旨則讀春秋之條例誌緯圖讖別為一學

非聖人所謂微言故吾以謂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

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

修本末以守經達變故以適權從賢者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者之志以著其

惡故曰通生死之志人道以仁義信禮爲尚反其道而生不如是

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

○凌云殺當作弑

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

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凌云

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宣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

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官本云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

鈔改正盧云盾弑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弑君賊復見者

尙有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去其官是不唯趙盾一

人之復見然則不當爲別獨明矣凌云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一

尺因取名焉公羊宣六年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

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

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

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

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此引許止傳以比趙盾

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

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

孔廣森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為穿之罪易見而盾

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止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趙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

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

赴問而辨不成弑非不當罪也

赴問當作起問下同如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賊未葬何以書葬

皆起問之詞辨不親弑不成弑皆應問之詞並以傳文為質傳有免止罪之文故以此詰之○官本成作故案云他本故作誅凌本

同今從虛本天啟  
本不成作當誅

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

以下釋問者之詞

故

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

無疑作有弗誅無傳

赦許止有傳而赦盾無傳○天啟  
本下衍不交無傳四字凌本同

以比言之法論也

法論猶正論  
正貫篇云論

罪源深淺定法誅論本于法故云法誅董子言春秋先法而後例  
先義而後比義法者比例之本統今刑法有合正律依例律者有

略例律依本律者有原情定律者有孽非本犯自作而又非本罪  
所應減謂之聽減者又有律例無正條得比照輕重科罪者皆重

比之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

不當死于春秋之法

何以誅

之春秋赴問數百

起疑

應問數千同畱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

凌云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  
而通之謂一以貫之屬類而長之○官本播作播按云他本作繙

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

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



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

漢世以春秋決獄欲知今事宜察已往

夫

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

謂免止罪已見傳

○天啟本弑作篡

亦有名爲弑

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

○官本距作罪案云他本作距

且吾語

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

物未有無鄰者

陰賊者篡弑之

鄰愿厚者忠愛之鄰

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察外可以見內即微人可以驗來微人可以

通天故太史公曰春秋推見以至隱

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

說文愿謹也國語越語注刑害

也謂謹愿而不陰害

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

能如是

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案此以事証之新序節

士篇許悼公疾瘧飲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弟

緯專哭泣啜糈粥溢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是許止之得赦亦以其誠義固不能離事是故訓其終始無

而立也○官本無下是字云他本下衍一

是字

是故訓其終始無

弑之志

盧云訓順也

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

不遂去謂出亡

不遠挂猶牽累也荀子榮辱篇挂于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

嘗藥也

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宋律有諸醫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

人杖六十 餽餽訓註謂今律沿明律凡合和御藥誤不依對證本

方及封題錯誤經手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誤不精者杖六十又煎調御藥俟熟分爲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近臣

其一器進御皆緣春秋遺意 官本云君下他本有之字

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

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後漢袁紹傳若以臣今行權爲覺則桓文當有

誅絕之刑若以眾不討賊爲賢則 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

越盾可無書弑之誅矣用春秋義 之

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止罪止于不當藥盾罪止于不討賊

因止之自責而罪之復原其非故而赦之罪之猶有司之執法赦之猶朝廷之恩宥止可赦則盾亦非絕不可原後漢書霍諝傳諝

問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問者

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盧云蒙舊本說作董或

改作眾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當作蒙官本作眾云他本作董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

傳何也曰○官本云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

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有與又同大惡之誅盧云疑當作大惡之

誅誰知篡弑之當誅者春秋明正詞以垂王法故多不可見之文

後世刑書有律有例律以斷法例以準情律一定而例因時爲變

通經猶之律論猶之例也後漢張敏傳敏駁議云春秋之義子不

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可謂

觀其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此弑其君

疾殺公子比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凌云稱公子是不誅之

文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

○天啟本重作者無下者

字凌本弗作不

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

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

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責不在而

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

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

此讀春秋要法程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

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孔廣森云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

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僂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皆此例也

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

此卽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義

故因

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

春秋褒貶

所以表微而辨志有流俗之所原而大惡存亦有迹勢之所闕而天良在故罪趙盾非逢丑父原楚子反使近於惡者有所惕而不

敢援寬比以自遁近于善者有所勸不致動于雷同之論以懈于  
擴充凡以借鑒來者使之反道而得是非之正非刻論既往以爲  
快也故達思者乃可以知春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

秋○盧云湛與沈同丑林切

此○盧云大

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

僖元年傳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恥之何注故爲之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又見  
僖二年注錢大昕云公羊傳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  
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  
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幸我  
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  
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歎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  
矣憤激案說春秋者必知此而義乃備否則責人無已賢者愈  
無立足之地而不賢者轉得自放於議論之外且得援賢者以自  
解人心日肆而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  
世道益偷矣

而已

上斗筭又見實性篇中材以

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

襄十三年  
葬蔡景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詞也此亦薄責之意昭十六年何注以  
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願以無知薄責之孔廣森云許世

春秋繁露義證

卷一

三

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禁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與案賢者可以理論而下愚不足齒數罪顯易聽鉄鎖治之非筆削所能懲其恕也乃其所以爲嚴也傳所謂不疾乃疾之意也是故

傳曰輕

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

○天啟本無下文

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

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

前篇云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即此嫌字之義可以得褒與可以免罪一也

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

之

恬安也不備猶不戒重累責之猶言重責之累亦重也賈子言春秋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

其人身周子云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責之者所以救世耳矯正也漢書公孫田王等傳贊中山劉子推言王道

橋當世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志存撥亂然俟其亂而治之嘗

反諸正苦不及故常矯而直之好利則譏觀魚尊禮則錐伯姬同斯義也

後漢朱祐等傳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孟子無此語蓋在七篇外董語所本漢書外戚傳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矯枉者過其正而

朕不親帥將謂天下何鹽鐵論救匱篇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  
並用此誼漢書諸侯王表序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  
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  
矣注謂失中也與此語意稍別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終